皇明嘉隆疏抄

禮科都給事中臣張翀謹

題為乞罷額外進　獻以重

詔令事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

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

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

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

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

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傳

山　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

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遵承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以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近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大明會典。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似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況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附諸果。皆兩京所

皇祖之意特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沿於無窮耶會典之不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求皁隸科斂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啟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笑而況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摇動敝
證揑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
并浙江福建湖廣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産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
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爲鳳陽之收買。或不出於已資
也。既而尋復有特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知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
本重地。百姓連年飢荒。正備爲地方設也。爲張
陽者。正宜深加撫戢。閉眞邪基。乃敢陰懷側媚
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黄船。則襍以人夫。曰芽

茶。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
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徼大索錢。以
騷擾地方。封貼拆毀。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薦
列祖在天之靈。豈其肯享之乎。又況倖途一開。四方效
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
花石綱。史冊昭然。卒之罷敝天下。是風因以不
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然明主謹無逸之
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
宦官出守。若非早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

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爲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
所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
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並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
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撫字。以作俑
於天下。允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
但有違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
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卻貢獻以光　聖德事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方應否起送你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卻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

下逮漢唐賢君猶有郤千里馬如文帝者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是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沖澹　即位之初珍禽異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莫能逮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縱必郤而不納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爲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備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今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三十餘連者皆仰大官日費豬羊

米穀果菜豆芻秣之類以歲計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欽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會送復有此獸且獅牛等獸即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議者云　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爲不然周穆王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至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鑑也今不以四君爲法迺欲踵穆王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輙肆騷擾强買市井之物或凌轢

伴送之人或折辱廚傳之吏其貢獻珎玩無益
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
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若盡行起送
不惟復蹈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勑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
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珎玩之物
通行遣退庶幾夷人知　朝廷有不寳遠物之
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
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得專
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

縱放該寺供應特 賜停止仍乞
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矣臣不勝願望之至
嘉靖三年　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科給事中臣張翀謹

題為停免額外　貢獻以昭大信事臣聞帝王之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諂之徒挾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

仰覩

陛下仁聖天生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懽忻鼓舞皆将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聖懷講求　德意或托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己私此皆悖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
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從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來臣竊爲
聖明惑之臣節者得　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
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納
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
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
所　貢紅花蓋不繫　令甲之內特一時喜
獻諛之徒創爲此舉以爲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
乞爲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爲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
外與北虜爲隣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鹻鹵
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耘耨看守採擇之
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盈足往往督趣窮
軍出錢賠補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操切嚴峻莫
敢或後而又程途窵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顧
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爲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
貢之數徒以患苦民軍招其怨讟此愚臣之所以

為長大息者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輙有獻馬之舉名為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閫外僅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之類出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之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為其效順於我蓋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已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張玉等恣為脊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

項名色菟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上之膏血竭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来各鎮貪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人但其進馬之說猶仍故習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迹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懇懃之意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以為彼職分之所宜此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

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於静是以百計鑚伺

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姦

陛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静於一時而尚難保

於他日譬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

也而况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郤千里馬之

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年之基

絶龍花蕊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黜

内侍裴愈之悖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

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簟則郤之曰朕天下關風

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獻進太原進葡
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
養人為務豈以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黃驥貢胡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
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之言
英宗拒柳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涼頭
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
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我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
者其典則具在是固　聖子　神孫所當服膺
而遵承之者也況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

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粮歲辦織造等項皆以量免其
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痾癢無細不知
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
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
請蠲免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
貢獻而乃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
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
冒昧以 聞伏願
陛下上繼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

喪寔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
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永圖
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
邊之害及通行訪察凡不係有司額　貢著在
令甲上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
貢獻以擾軍民其總兵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未歷坐以剝削
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
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
不摇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張祿謹

題為却異物以養　聖心以節財用事臣聞經史所載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有獻名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太宗時有獻名隼者後從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聖主賢君不貴異物惟養為寶所以能成永清太平之治聲被當時業垂後世也頃者魯迷地方進獅子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用調養外此臣聞回夷西方之人獅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

皆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生亦異今留此人以養其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况獅牛不可耕不過為觀視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也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其馴習者無他因餧飼秣之久因狎熟如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
國家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畜之無害於事不傷於財亦是為喪志之戒况所費不貲者

乎以獅子言之日食羊貳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等物則是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者待牛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乎無是理也至於田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寺財力有限下宜濫費如此靜言思之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儻隨事寬省一分則疲救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田夷孰是

物以來賞其知以下事　上之敬不過假此携
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覬厚賞規大利耳不然
奚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苦耶况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　聖學凡聲色玩好
之慾一切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等知
之天下聞之外夷或未之及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法　勑下該部遣通
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
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薄其所
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　勑邊臣自今以始諸
夷凡有來王奏請　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

曉以　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
本地勿得停住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地變如
是則　聖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
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
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仰寧謐之休萬邦樂
雍熈之治彼周之武王與唐漢君誼辟豈得專
美於前哉此誠　宗社之福生民之幸也
嘉靖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舉欺蔽明法守以慎考選以重軍政事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牧馬

千戶所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

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命既下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

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

已經本科而臣等皆茲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

方自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

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議得

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會考題奉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
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咨
兵部銓註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
造膝之　請又重違乎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
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準反以顛　聖治而辜
陛下也哉何則予奪黜置柄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
風　旨是承而不敢紛紜律者今多若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以勝奪於前該監之
奏又行申重於後叮嚀至再雖遐陬絕漠少知法

守之人且不敢於犯而况 至尊聲咫天日照臨
號稱近侍者敢以剛愎恣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
得正德十六年本監太監大用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着本監自行考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正德末年亦
可謂叢矣專攬擅權至太監大用亦可謂極矣剔
剔弊端振抑僥倖至我[illegible]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
用尚不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闖洪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誰欺况
其所考官員臣等訪求累日秉筆綰鑰者非勢
豪明託則賄賂陰行攝局理屯者非宿昔殷勤

則臨期鑽刺甚至一丁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
以叅手其列擬議大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
奏牘且曰移咨兵部註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
由彼立命由彼出罔 朝廷而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衛亦未經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
於程度不無有乖而猶幸羊存終將可復豈若
今之部擬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
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遵
之以紛紜 朝廷事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爲奉行

移劄之司　黼扆尊嚴爲巧肆欺誑之地狎

雷霆之威觸　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

今假借不究誠恐柄馭潛移網紀浸弛黜陟大

事尚凌僭而敢爲進止小端將蔽虧而莫憚等

之而上亦曰殆哉岌岌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慝典刑與肆

蔑不思上損　徽猷予奪專恣惟冀下伸貪慾

竊弄威福顯著不忠擅侵部司公然不遜凡此

舉措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爲首惡厥罪不亦

彰哉如蒙乞　勅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　奏是否朦朧冒
上務見明白將洪卽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
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年老事故罷輭貪墨
不堪任用之人本監續該
奏行黜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蔽者知懲
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讎隙只以職
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惧甘苦跡

無徵驗詞涉譸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嘉靖五年奉

聖旨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童僑謹

題為乞寢貪圖以保元化事今者道路傳聞浙江

鎮守太監梁瑶差人挾賫黃緣帶管織造事之

有無雖不可知臣竊准天下慮焉盖瑶力有適

神之便智有移主之機萬一

天語既下而爭之秪益見其難矣請得而預言之可

也維我　皇祖立法垂訓酌天地之中貫百王

之義載之　會典可攷也間嘗伏覩織造之

令有曰凡供用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

內府置局如法織造每歲供用段疋務會計歲用

數目并行外局織造由此言之　內局以供

上用外局以備　貢賚馬耳綵料則有常賦人匠則
有常役侈靡則有禁淫巧則有罰服澣濯以臨
朝躬儉約以率下是道也傳之萬世可也不知
因何兩浙等處添設內臣二員專管織造正德
年間或以萬金而付一人或以數人而守一缺
參隨狼虎其雜名色網羅之家如初任有所謂
拜見馬歲時有所謂節禮馬各項有所謂分例
馬科派有所謂解扛馬樣段動以數千帶造多
逾本數稍有未足之立時退回甚者或裂之至故
有變產陪官鬻兒抵罰今歲織造之家若歲荒
蘖之地凡諸疾狀何可具言詩云大東小東杼

軸其空言民窮矣又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窮斯病病斯怨爲人上者之有念於此也不亦可爲於邑也哉仰惟
皇上改元一詔凡係新添內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臣浙人也偶有所聞爲地方祈哀焉誠恐管帶者已必有專差釁門一開諸弊皆作鎮守買辦也市舶採辦也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造也陝西織絨也南京 龍衣也繳甸 皇莊也與凡添設者之率而賂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
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矧今南直隸等處旱魃爲

雷疫癘大侵浙江寧波等處倭寇遺患沿海蕭
然四方災變報無虛日正謂有九死無一生也
為民父母痌瘝乃身可使手足自斃之耶夫百
姓安則　朝廷尊中官榮焉反裘負薪皮盡而
毛無附爲此謀者其亦不仁甚矣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監于　成憲守　明詔而不移視嘉
靖如未至自奉寧如　太宗之衣敝垢而思所
以覆冒乎天下　中宮寧如
高后之補故衣而思所以慈育乎萬民賑濟有時
惠蠲免無虛文可也如梁瑫者叨居列鎮苟懷利
圖上負　天子下負百姓矣乞　勅司禮監移

文痛加戒飭幷將其所差及近日各處夤緣幹辦之人通行查究以破奸宄之計以塞禍亂之源是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見今日之堯舜焉何其幸與

嘉靖二年十一月內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慎出令以嚴政體事近該兵部尚書彭澤等

題為禁詐贓絶奔競以清兵政事欲乞出榜京城

禁約仍通行在外衙門刊刻木榜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禁詐贓絶奔競事情具見卿等奉公守法至意今後在京在外衙門一應養病革退閑住等項人員但有潛住京城內外夤緣請託通行作弊指稱打點事有顯迹的著緝事衙門及廵城御史從公緝訪拏送法司追問明白來說各邊及漕運軍士糧賞草料軽賫等項銀兩都一體訪察禁革奸弊還各通行依擬出榜曉諭

禁約欽此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關
國體有所聞見不敢不言竊謂
朝廷禁令務存大體不在繁密大臣舉措宜秉直
道不貴周防其法密則弊益滋其意疑則事愈
繆耳目且屬利害攸關不可不謹爲照尚書彭
澤所奏前事秖緣近日推舉將官偶致物議故
欲借重公法辨別私嫌事雖主於禁奸意實在
於激勸不然選將用人本兵重務果使至公至
正則亦何嫌何疑於無關節之可通人將何事
於請託所貴嚴於自守不須曲事隄防仰賴
皇上聖度兼容優加采納如澤所陳

奏稱為禁革軍職而　睿旨批答則兼言各項人
員仰見　聖慮淵微誠非臣下淺陋所及但臣
等伏讀　聖諭曰錦衣衛門曰巡城御史本專
為在京而言然中間復有各邊漕運一體訪察
字樣詞　旨未甚明祈竊恐道路流聞人情疑
駭抑或滑啓詐冒別生弊端似於事體未為穩
便又況　奏內專主禁革各項軍職潛住京師
又在京閑雜人等本部吏役指稱打點誆騙等
情事本一節別無條陳以無關　國家安危大
計亦不係　朝廷興革重務何以之要　示永久
乃令刊刻通行惑閭閻之聽聞損　廟堂之舊

規欲乞特降 明旨循照舊例仍行都察院条
酌定議合無止令出榜於京城内外曉諭禁約
其在外各地方關涉錢糧處所自有鎮守總督
撫按巡視等衙門率能遵守 祖宗成法及見
行事例禁奸革弊不必刊榜通行煩費民財加
災于木所費 朝廷命令使四方知所信重則
彌文簡而政體嚴矣伏惟 聖明留神省擇幸甚
嘉靖二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京城内外但有革職閑住等項文武官員
緣請託通同作弊指稱打點事有顯跡的着緝
事衙門訪拏都察院出榜禁約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信明詔旨抑濫恩以杜弊源以光
聖德事近者臣等以言事件 旨蒙
皇上不即加罪特示懲戒臣等感激之餘深自警省方
圖脩舉少贖過愆以回 天慮夫何連日以來
疊奉 綸音揆之事體似又未覺穩便然此臣
等又不敢循默以重他日之譴也近該鎮守江
西太監黎鑑多 奏添隨十名節奉
欽依准他欽此又該鎮守大同太監武忠姪武英
奏乞見任管事節奉 欽依准見任管事欽此此即
此二端自

陛下視之若為小節然而閭閻憔悴益重怨咨冗濫
弊端因而漸起往事𨑒可徵也臣等查得見行
事例各處鎮守參隨許奏帶五名又節奉
新詔內一款各處鎮守有仍前奏帶人多許該科即
時劾 奏究治欽此查得發盤多年用銀數萬
兩賄賂錢寧謀幹山東鎮守見今奸黨咨詬招
詞可證任事之後挾索客商害虐州縣監接詞
訟羅織平人比今山東之民食肉寢皮恐猶未
已其若羸尫瘡殘之不能安復者則又鑑之餘孽
也柰何不自省衍恐實緣 簡命而又廣置心腹
多布牙爪遂其行事設心豈有善哉必將以所

毒山東者移而之江西矣所痛江西之民生遭蹇運既巳久罹逆濠之網羅方仰太平又將飽此悪鑑之毒手益深益熱然則何時而息肩乎臣等故日悶悶憔悴益重怨咨者也至於武英一節尤可憤人且赤子戾骨肉之恩

朝廷興問罪之旅然猶五申三令靡見奏功老師費財徒勤 宵旰莘賴 廟堂建不戰而屈之謀 朝廷施功疑惟重之與陛官廕子俱各有差彼時鎮守等官桂勇之外與難者誰乎夫平時既不能圖事揆策遏亂於未然臨時又不能殫敵制變宣力於有事緬而思之獨無愧乎然

旨忻承直受靡恤人言如武忠者則又托老疾
以要　君假歸休而固寵其姪武英先奉
明旨廕陞百戶已過望矣既而中變又進為副千戶
令又不厭貪心希求見任看詳不由該部
內勅輕賜　允俞於戲名器之褻何至此耶即今
淪落失意之人傍觀側聽望風效尤援例而舉
之不識其何以為御臣等故曰冗濫弊端因以
漸啓者此也夫法使為天下公而後令可行可
守也今　朝廷為法令自出之地先後
德音自相矛盾脫使臣等苟且將順是乃自坐欺罔
之咎敢乎不敢也況臣等與黎鑑武忠素無睚

恥直以待罪該科顧公議之攸平媿佳救之莫
逮故敢進此譊譊之説伏乞
陛下以禮御情屈恩申法追回二次
成命於黎鑑之　請則許其照例叅隨於武英之官
則令其照舊帶俸庶幾
國法正人言息而臣等亦得安靜供職可杜後詞
矣
嘉靖四年十月初九日奉
聖旨黎鑑多奏叅隨革去五名武英已有旨了該衙
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劉宗謹

題爲奉 旨查明銀兩事先該臣劾奏太監翟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縻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翟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翟文奏爲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抑以彌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著劉宗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翟文首事之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

外傳言咸謂邇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畜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爲左道之資
況今天變屢行兵荒疊見當重惜財用以厚民
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　國費此實
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
默是以輒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心浩蕩特從寬宥臣謂崔文宜感
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算
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　內帑銀數屬之內

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户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掩覆已過投可乘之隙以構會臣罪耳夫當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之人皆得强辯反噬言官則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親查左證則言官無敢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遂其奸辯於報復者孰不盡用其計是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言之偉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

臣工所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罪乞將
臣罷黜以洩崔文之怨臣實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俯伏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奏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寂不諳
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這遭著對品調
外任吏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重 詔令懲欺罔以杜後漸以定
國是事近該錦衣衛校尉亢鏻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
該千百戶等官季全等奏辯復職奉
欽依季全等陞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
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該科道查勘節次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旗校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
職級的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

的係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
等抗　旨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已該科道部衛
官公同查勘明白朝廷從輕革罷免其追陪俸
粮仍與冠帶閑住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
過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摭拾勘官首為禍階沮
壞新政好生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拏送
法司究問且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
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　給事中許復禮等論
奏覆奏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查革行
未盡的還著行原差科道該　衛官係部再差官

官一員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復磨
對審駁查勘出原冊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
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旗還有查革未盡的著原差官員再查
明白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
該職革及回還原冊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
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率人衆撫拾勘
官首爲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并張
迪車錦張昇等都饒這遭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

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刑賞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趋而善者勸
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
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況薄
令無徵則夫在賞罰之下者孰不滋僥倖之念
我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而廠朝入而暮獲功
張銳錢寧宸賄而晉陞職故勘平人為捕獲劇
盜掇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違衽席而邉徼
奏功目不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皁
金紫賤若土苴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査革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
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冥頑不肖前如王邦
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曲垂寛宥禁以本
等冠帶免其追賠俸銀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
不忌城社之憑而虎狼之貪尚懷豚羔之飫今
又如李全元鏻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
盟以鑽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夤緣得
旨為名流以打點成事為高致出入　内府三五成
群此等蹤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皆知之不
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諳事者矣但

恐其間亦有爲彼所惑過聽其言貪圖賄賂而
反陰於
陛下之側爲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機宜不惜反汗即賜施行此臣所不能不
駭愕也况先次 綸音纂降一則曰原查勘有
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革
未盡的著再查明白來說則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下之
以緘佞口而壓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全亢鱗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憑留

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又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況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復奏　聞祇見　宸聽之瀆而彼職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在所應革數內誰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成命　勑下該部不必再查以招後釁仍將王邦奇亢鏻等通行拏送法司照依楊忠等事例問擬

發遣以為屢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該科若循默不言獲戾益甚用是不避肆嫌不辭謗怨披瀝　上陳小人進退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待罪之至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劉宲謹

題為舉正欺蔽事臣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蔽扶善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阿從事狥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踈識暗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狥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仰遵舉正欺蔽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重輕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然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機選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違弼之志未能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蹤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肝肺昭然寧知其不退號于人曰我輩豈以

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

於　君而避賢之名諉於已名求去而實坐要

溫旨名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

安能使

陛下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

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

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旣

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

溫旨假　君父以逭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僞絶此臣

之所欲舉正者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耒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悪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選焉惟 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杜每経劾奏反陞一級隨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之催官符然

武宗尚無知之權姦飫苞苴之欵

朝廷[illegible]名言為[illegible]可痛心今

陛下[illegible]簡用之時[illegible]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璿童瑞有何[illegible]在

聖心洞比科道交章累劾其人 可知矣今乃排[illegible]

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
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
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
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朝耶臣愚欲
陛下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
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
其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效或
優放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兢息此臣

所舉正者二也然我　朝準古制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爲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爲所以防親暱而革欺蔽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　宣德年間薛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一時殊掞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流連日奉　勅於

朝堂暮請宴於私室遇遂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紏

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以
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顓戇直不阿敢言
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沮斥之則是所以成
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
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浮瑣為可厭
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訪察有如臣所言者
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直戇敢
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
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舉正

者三也方　今百司庶政事屬欺蔽者多矣特
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
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
亦有不必言者臣性戇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
傷觸必多惟
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黃臣等謹

題為抑曲藝慎 恩典以節京儲事臣聞人主賞功惟其當焉能薄而過賞斯曰僭恩人臣律已惟其廉焉非分而貪取斯曰敗類故明主存愛於嚬笑之間哲士致審於纖疑之涉為是故也臣等伏見皮作局帶俸副使陸宣等奏為陳情乞 恩申詔舊制品級應得俸粮以全實惠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照得陸宣等先在內織染局尚衣監各執本等匠役後因乞陞誤蒙 聖恩俱與今職續該工部屯田清吏司造冊每員月支米一石送繳戶部隨波陝

西清吏司查得正德十六年三月該局帶俸副
使劉栻等每月支粮六斗六升六合六抄係是
會題事理節奉
武宗皇帝聖旨卿等說的是各衙門匠官俸給減去
三分之一至今遵守今陸宣等亦是傳乞之數
實與劉栻事例相同移咨工部照例減數支給
外以致陸宣等貪多務得之心如狼未厭又見
龍顏等全支事例以故曲附思齊之計如火始
燃所以有此奏擾查得陸宣同起二十五名皆
當匠役矣月支食米不過一石今授職官矣增
益俸粮銀幾陪於常顧乃不知感佩

天恩圖思報稱輒敢仍懷怨望妄肆陳乞又不思龍
顏等先因　乾清坤寧二宮工完於嘉靖元年
九月內該工部尚書陶琰等會同六部幷科道
等官題稱龍顏等十名原給冠帶一例量陞等
因是龍顏等積有年勞又經會官擬奏較之陸
宣事體大有不侔事屬妄奏參照皮作局副使
陸宣等所供之事雖云至重然而逡巡就緒其
勞不多所列之銜雖云不腆然而名器甚褻其
賞已過臣等固知　聖恵溥施乎天下無間梓
匠之微但以輿論每存乎人心共惜繁纓之請
鞶帶尚虞其終褫祿食敢覬其取盈及查正德

十五年未奉 明旨裁革冗員之先工部支俸之官共八百二十四員其年冬季共支俸銀三千三百兩有餘至正德十六年裁革之後止存一百二員其年冬季支俸銀八百四十三兩有餘禁網漸以加密費出漸以有經至於嘉靖二年 新政之初萬方咸思向化而[illegible]且向熙夫何豺狼之跡盡掃而鵬狐繼[illegible]之性甫除而轄輶肆聲靜言思之莫究其故是以本部官員積至三十一員其年秋季俸銀積有一千六百四十八兩有餘夫額設堂司之官未聞添註必是倖進之雜流歲入江淮之賦多經蠲免

難繼會饕之冗食況今幅隕疊見災傷撫按屢
求 内帑山林嘗開聚哨府縣預括民財興言
至此誠可寒心
陛下勿以此斷役之微末必能傷大體當顧經國之
遠猷勿以此升斗之祿未必即耗京儲當計通
年之積數況遊手之徒善伺人意故匹夫倖進
百人彈冠況將來冗濫又莫知其紀極也伏望
皇上大奮 乾剛深惡 國討乞
勅工部查照陞官等陞官始末緣由應否支給全俸
再 勅戶部查照今次所奏龍顏事例於巳果
有不同及查劉斌等事例於巳果有相同各待

題覆至日將陸宣等付之法司先正其罔
上玩法之罪後將俸粮仍照前項題奉
欽依內事理月支六斗有零仍望著為定例以後遇
有各衙門傳陞乞陞匠官一體減支如未查出
之先已行冒支全粮與陸宣等事體相同者俱
令改正其冒支過月粮扵以後月分應得數內
扣除完足之方許另行關支如此則民財可望少
紓國計可圖少裨天下幸甚

嘉靖三年六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安磐謹

題爲飭法令懲奸惡以保治安事竊見錦衣衛已

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

查革之　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

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看辭說若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耶抑將以法委該部

聽其執之奏之然後罪之耶邦奇等之奏至再

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使

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王錢寧

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爲鷹犬搏噬狠狽各肆其

光既積其搆會之功以以營官又累其挾騙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數人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僞之書或買奸僧潜行誘愚民稱勒之敎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奸言數十年間冤者塡獄寃苦之聲籲天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蠹昔下查革之　詔少紓人心[illegible]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藉其害[illegible]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illegible]浩漫無涯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邦奇[illegible]抗違

摭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發財陰主其中歟故凡爲之申

理關說者皆奸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敢若

此耶且該科批邦奇等之奏尾已六具參矣而

該部該司未聞引　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東之高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

則莫之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

該司成之也況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

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已參出臣愚以爲大臣

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詔中關事體重大關涉國脉者在裁革數條此龍髯手攀臂懷之一朝則屬階之下環而立者默以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決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爲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爲言官皆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曾然又其破壞潰決然後嘵嘵其聲罪可贖哉臣聞法人以

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
旨下教逞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邪哥等在
先朝為罪人使　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為頑民
使
陛下失信於將來且　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横為奏擾如此況一二年之後左右
之人為之游說耳且熟閑者乎是誠不可不憂
而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
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
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
真而盖九偽之罪哉凡人不有所懲則無所畏

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科任其數奏之詞巧辯厚誣
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
陛下念治亂之安危在此事之關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
擬發遣以杜後來臣直犯衆怒爲
陛下陳說所貴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
甚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臣毛玉謹

題爲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以回

天意事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以戒之是猶蹈覆車之轍終不免於覆矣可不慎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權紊亂

朝政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熏灼權移　主上威脅人心繼而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錙銖塡谿壑之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

處不下數萬而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寘鐇三變於宸濠錢寧江彬繼變亂以致 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下之不亂者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

天祐 國家篤生

皇上起自藩封入繼 大統祛宿弊而革故易新用老成而因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之禍亂定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該南京守臣各 奏風雨異常 郊社 陵寢

宮闕及軍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災之甚

陛下惕然而懼 特勅臣工痛加修省臣有以[illegible]

陛下克謹 天戒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臣
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 新政者殆將竭盡臣
固有以知
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
災異可消 天意可回尚復何言而犬馬之私
有不容於終默者以正德年之覆轍目擊耳聞
非若殷鑒於夏后之異代也鑒之而復蹈之可乎
近聞京師藉藉有言皆云谷大用魏彬張永暨
張銳張忠等夤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滔天
死有餘辜幸蒙 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
平復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

是求以趨炎附熱之人豈肯為投閑置散之久
頭鑽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
龍近侍内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置買莊
田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
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内臣而不知戒則涓流不塞恐滔天之必至正德
年間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投間抵隙貢諂獻諛蠱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幸之請託與夫
奇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祈之類以漸而至
有一於此皆足以為　聖德累可不惧哉伏望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　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開有
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託於未然大
奮　乾剛痛懲請將谷大用等罪惡昭著以示
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以什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　國愛民無過於求以開賄
賂之門聿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源
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平之基端在是矣
嘉靖元年十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
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

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黜革豈容夤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在京的着司禮監南京的守備衙門各嚴加鈐束還着緝事衙門密切訪拏科道官指實劾奏不許容隱回護

江西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田美等

題爲重 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事近該

御馬監太監閆洪等題爲清理馬匹草料事奉

聖旨這内厩及各馬房馬匹自永樂年間設立以來

原無科道官查點難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户

部尚書孫交等及科道官論奏奉

聖旨這内禁錢粮馬匹自來定規已久了不必紛更

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

論 奏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又該太

監閆洪等題爲遵 舊制以安軍伍事奉

聖旨勇士旗軍已有前旨不必點閘驗審了該部知

道欽此續該兵部尚書彭澤等論　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

二日　詔書內一欵在內天師菴中府二草場

在外壩上等十九馬房倉場吳家駝裡外牛房司

牲司牧局今年合用錢粮草束於原會數內減

去一半坐派蘇松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

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又一欵騰驤左等

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并科道官查出

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詭冒名籍未經裁革

仍又寅緣四衛虛掛名目者各照原擬舍餘發

原衛民丁發在京缺軍衛分各充軍役食糧差
操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
過方許收粮歛此欽遵臣等仰惟
明詔一出天下翕然稱快以為此
聖天子維新之政自今以始太平中興之業可立致
也夫何旬月之內以一近倖閹洪之言遽爾變
更雖經該部科道等官執奏
陛下終未俞允使良法美意託之空言城狐社鼠肆
然無忌臣等叨居言官寧忍阿意曲從而不為
陛下言哉夫戶兵二部乃　朝廷軍馬錢糧之司查
點驗審則二部職務之所當行矧

綸音一播百官之所承式四方之所取信而决有不可易焉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實不易之定論使朝更夕改則 詔旨皆為虛文矣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哉痛惟數年以來權姦用事國之大體十喪八九天下亦岌岌乎其危矣幸而 天啓

聖明嗣登大寶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正宜謹終於始而為更化善治之計可也顧可狥左右之私情沮 朝廷之新政而失天下仰望之心耶[illegible]

明詔數條無非興道致治之事今以一間[illegible]而[illegible]背違 詔旨則凡經裁冗食之人皆將[illegible]

以為口實必至於事事紛更矣履霜堅冰其漸
可畏
陛下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然此二事雖係該部之職
掌糾正救實為言官之所司其中風聞事體及
累年事例臣等蓋嘗講究大畧虛增馬數冒派
料草則內外馬房之弊也詭名冒籍虛支報餉
則騰驤四衛之弊也弊久而不革則財日竭財
日竭則民日困書曰可畏非民又曰后非衆罔
與守邦
陛下念及至此寧無轉移感動之心乎且孫交彭澤
皆

陛下者舊老成之人科道等官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此外
可信從者果何人哉大抵執狐疑之心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臣等所言是也
公也為國也非為身也閆洪等所奏非也私也
為身也非為國也伏望
皇上明以照姦勇以從善恪守　明詔無惑讒言乞
勅戶部工部再加詳議內外馬房每年終仍令巡視
科道官備査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具
奏以憑會計騰驤四衛勇士該監脅補者仍令開送

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粮其太監閆洪巧
言亂政再乞
陛下痛加切責俾之悔過以圖自新勿使怙寵以干
國憲如此庶
朝廷之紀綱不失而小民之困苦少蘇乂安長治
之道端在是矣
嘉靖元年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不准

戶科都給事中臣黃重等謹

題爲省冗食以裕　國儲事近該戶部題准兵部咨開各該監局未及兩月之間收充軍匠五千七百餘人歲支食米及冬衣布花數多乞要收回　成命免致靡耗倉儲以後陳乞一切報罷等因奉

聖旨人匠已收充的罷以後朝廷自處置欽此臣等嘗聞之蘇轍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前項人匠正所謂事之害財者也臣等屢奉　明旨豈不知將順於萬一哉然而弊端一

開後患實大故不敢不別白而申言之也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政令不一各該監局官員恣意行私濫收匠役辦納月錢私役占用以致倉儲歲用不繼

陛下踐祚之初　明詔查革中外相慶以為美談數年之間倉儲稍裕利害得失效驗昭然今者何為而復有此處置哉狥左右之私而忽久遠之計臣等竊以為過矣此等匠役多係市井頑民已經革退若使再入公門則必假藉聲勢影射差役此日前之患可見者也監局效尤援例陳乞何以應之倉場所積蠹食而盡何以給之此

将来之患可待者也　明旨謂揑

奏存留設計影射着該部參究發遣今乃輒許濫

官靡加裁抑先後頓殊何以取信於天下哉凡

處天下之事必稽衆論之公今此事科道既曰

不可該部亦曰不可蓋科道為

朝廷耳目之官政事有缺不容以不言該部有

社稷安危之責合名儲有虧不容以不慮科道與該部

之言均為忠於

陛下者也顧乃如水投石而不入至於各監局之

請如響應聲而必從臣工累諍不能取信

朝廷近習數詞乃能轉移　聖聽非惟一事之缺

恐於
國體有虧况今各處地方災傷屢報米
歲漕運尚未可保固當節公儲之粟以備軍國
之需豈可收無益之人以啓後來之患伏望
陛下外恤人窮内憂
國計
俯從該部所請收回
添充人匠
成命至於各該監局并故等項匠
役
勑下兵部查照先後題奉
欽依事理嚴
行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官員作急觧補如
違從重叅究治罪如此則冗食少革倉儲可充
陛下有納諫之明臣等無過事之慮矣
嘉靖四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累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管律謹

題為節冗費以應修省事臣惟近者天變地異無處無之乞免求蠲無日無之此

陛下聖明之所親見　睿聽之所親聞未必不驚惕於　神慮者也臣等方欲伏望

陛下裁冗食以裕大倉之儲禁浮費以甦極困之民不意誤聽人言選補勇士昨該兵部執奏未蒙　俞允仍命選一千二百名中外聞之罔不駭愕仰惟

陛下誠乃堯仁舜智之主少竦舍已從人之心臣備員諫垣知無不言臣之責也依阿從事臣之咎

也臣敢為
陛下陳之夫京師之地土瘠沙塞密邇北虜我
太宗皇帝何以建都於此蓋
天子自將邊之意所以百五十年海内宴然諸夷懾
服得無漢唐宋不支之憂其資給
國家贍養官軍獨頼東南漕運粮米五百萬石耳
先年扣用每歲四百二十萬石外餘八十萬延
及五年間方蓄一年之積以備災傷旱澇自正
德以來挨充倖進罄其所積無餘矣嘉
陛下登極一詔裁冗節濫儲蓄少充天下無不稱慶
今未旋踵復選勇士一千二百名営廷侵[illegible]之門

始自
陛下塞之又自
陛下關之但利歸姦人謗叢
陛下為臣子者胡寧忍也況此糜費以月計之則浪
用一千二百石以歲計之則浪用一萬四千四
百石朘疲民之血供坐食之徒俾太倉空匱遂
不令有餘積倘遇一時天旱水涸舟不能通兩
滂途濘車不能轉則內而直 禁之兵外而營
操之士張口失哺
陛下必責之戶部戶部必責之有司有司必責之百
姓斧鑿相槌之勢必致不測之憂一日事或出

此悔追何及且華夏所共戴者
陛下一人騰驤四衛固不可以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名遽爲足也但善治天下者貴識時審勢顧今時與勢皆未可也
陛下何不留神以自察乎且富有四海府庫皆
陛下之財固不可以歲糜一萬四千四百石遽爲濫也但一黍一穀必男耕婦餉足胝手胼治之以人力者一有不勤不生也風宣日暴露潤雨滋養之以天時者一有不至不熟也下盡人之力上盡天之時使不樽節而愛惜之固足以欽人之怨乖天之和矣此脩省之念不可不造端於

是也
陛下何不留神以自察乎事雖一節關係實多臣所
以不敢避忌而瀆
陛下之聽聞矣願
陛下暫收
成命以待歲稔財豐之時未為晚爾惟
陛下念之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陝西等道掌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孫瑋等謹
題為審輕重別公私量緩急以固邦本以光
祖烈事項者吏兵等部欽奉
勑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
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
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
蔣泰蔣清蔣杲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
受俱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等仰窺

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嘗　賜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
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焉敢固為
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數者皆出
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虧於治體誠為有礙不容於緘默也蓋
國家之事有重有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
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有不可對數而並言
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鮮不倒行
逆施妨政害治而啓釁召禍者臣等竊以
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哉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纘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姦蠱惑百度紛更民命
國脈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覃恩厚澤猶在民心
積功累仁尚疑　天眷乃得　元良入承大統
以光啓　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
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
陛下之纘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亂救壞賴
陛下之脩舉責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

今變異頻仍災沴重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非常留都郊甸疫癘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途病餓死亡僵尸蔽野又況邉儲無素烽燧屢紅長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競惕以思所以拯溺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此最重而且急者恝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之分[illegible]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勲不封非[illegible]

不及故昌國之爵　孝廟終身靳於其父而今
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蔑德偃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驟進五爵之中夏臣孫
濫叨宮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
官　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陞之　詔猶在耳也蔣泰等何功
吳振等何親乃一日傳陞四五人及一親二三
姓則　成憲可故違
明旨可食言數至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為動念而復增益之近者又復
勑吏部太傅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俱加

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士隆豐城侯李旻惠安
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鏸玉田伯蔣
輪俱加太子太保旁及濫施名器溷褻獨不念
爵賞者天命有德之人人君鼓動天下之術故
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
厥責匪輕恐此膏粱紈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　東宮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罔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
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而
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

夏臣徐光祚郭勛等心愈勞而事愈非恩愈濫
而奏愈盛矣[illegible]為繁為有無不足為緊要者而
於[illegible]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
去何啻十百千萬

陛下奈[illegible]之忠義從 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
明詔絲[illegible]綸於上天人所嫌繼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
[illegible]所輕舉人心之公而殉情於所私棄置天
變民窮之要而[illegible]於 祖宗所未有禮法所不
宜者汲汲焉何其於重輕公私緩急不審量至
此也致[illegible]

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與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哲王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猛省[illegible]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亢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師內外雨暘時若禾黍盡[illegible]將為是奉鑑[illegible]以休徵答予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謂[illegible]瞻矣收成無顆粒[illegible]困苦之極賑[illegible]科差如故其背生以[illegible]悲流劫鄉村[illegible]縣不特采薇之礦[illegible]知也試觀今[illegible]塞心而

陛下獨未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
濫恩非賞益干天和猥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
亂隨之則是臣等誤
陛下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英靈天下後世之公議
其肯逭臣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廟簡冊之重而思所以光揚
祖烈憫四海凶荒之急而圖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廓然大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
貽萬億無疆之福而戚里亦得保全令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重急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無至

矣豈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聖旨各處地方災傷軍民困苦賑䘏事理著戶部會

官議了來說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繼文等謹

題為遵 成法明職掌以裨 國計以隆

聖政事竊惟 國家莫重於財賦財賦莫大於

內帑盖凡所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沓

奸弊易生則遠運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

初凡 內府庫藏設有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

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意固深

遠也迨我

皇上踐祚以來敬 天法 祖凡所規畫一遵

成憲乃於 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 請特復監局

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懽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過是遵行已逾二載積弊斬除民方稱便迺因言官論事不合偶觸
聖怒遂革監局科道此原與之自我
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粮甫明為巡視科道職掌題奉 聖旨這庫與監局同遵旨行欽此伏覩 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監局為無異也如果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有不同者茲該部移文革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之司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於心焉敢為我

皇上陳之盖監局錢粮因為重大然多由於內辦而
外解者猶少若供用庫之錢粮比之監局尤為
浩繁額派外省又皆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
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民運也則非巡
視無以恤其困苦誠非監局可得而同也故該
部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三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
庫為提報燒毀錢粮奉　旨存盤隨該戶部具
題將供用錢粮俱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令巡視
科道一體兼管奉　世宗皇帝欽依遵行已久
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為　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與監局
同單則成法不遵恐非
陛下法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載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誤廢先世之令典遂左右之私
情忌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聖政之累臣
等備員該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瘝曠之罪
大矣故不識忌諱輒敢冒瀆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先朝之典俯從計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勅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
令科道照舊盤管照視成法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以普　法令不致紛更而
國體攸全矣臣等不勝隕越之至

兵科給事中臣趙漢謹

題為一群心以圖治本事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夫志不閒於所私是謂大同而上下之交成焉德業興焉泰之理也仰惟

皇上粹質天成虛中聽納所以萃天下之公光明之治日可俟也然 改元以來 維新之政名隆而實則病焉正以此同彼異群心之未一耳乃者大小臣工論議紛紜自相抵牾此世道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故若忽焉不加之意則傷和兆戾豈不有負於 聖明也哉臣竊觀近日章奏中僅得御史孫貫見京師各省三邊皆客之

可慮也於是有經理之　請御史盧瓊見直隸山東河南殘於盜賊也於是有振乏寬輸之請左給事中安磐等見亢陽愆時謂民隱或救也民望未慰也於是有安養生息之請是數臣之言謂皆今日當務之急而不可不急焉者也荷蒙

陛下勤民恤本既下該部議之矣臣復以為言者蓋以朝廷之上方將大舉仁民之政左右近臣勢必忌其妨己則將乘此群疑之隙為陰沮之地司國計者亦因其之無益而姑為目前之應且以方今國用虧民食乏殆有難於兼濟而從

足者仰於官數賑發借貸日益無所恃矣仰於民數賦稅服役日益不可支矣公私俱匱則具蠹財之弊節財之古正本清源之道在所必講者如戶部尚書孫交應　召以来盖嘗銳意脩舉然屢爲

陛下左右所沮廢格不行豈非以衆志不同上下不交之故也哉臣請述之如九門錢鈔較入錙銖重爲關市之暴革之可也各門内臣不便沮之京通臨清徐淮監督大爲輸運所苦革之可也各倉内臣不便沮之馬房王典廐牧而已干預錢粮肆意剝削革之可也各房内臣不便沮之

上林苑子粒地畝復人戶之業止額外之科何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陵戶計丁優免懲其避重就輕又非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熏皮房與鷹房草場慫恿爭奪之計啓盤遊之端斷給還民孰爲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夫孫交以耆舊起用不得一行其志如此此其歸老之跡所以有辭臣困恐其於前科道所請將深懲自怠爲吏牘之循文而已臣又謂今日內外大小臣工同委此身以仰事

陛下則其所以爲心亦同此公而已矣何爲外議曰可中官否之外議曰非中官是之然其所賴以

匡救者執政大臣也又以小臣之狂疑阻忽矣、
適以見短而致疑於
聖明也臣謂近日言官之罪固其自取也
陛下勿疑言官自疑也何也是惟無私私則必相攻
訐要亦何害其爲致同之道哉伏願
聰聽睿思深究大同之理用乎上下之交自委用以
来之所建明會各堂上大臣通行擬議何爲耗
財之蠹在所必去何爲節用之宜在所必從賑
窮鑑貧若何可行邊餉內儲若何取辦合衆論
之長爲畫一之法上煩
聖覽裁斷施行臣知良法美意必有可觀國需民食

必有所濟而　朝廷信任大臣之心益重
采納群言之量益宏公卿百執事益將同寅恊恭次
第圖爲而　新政成矣生民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林俊等謹

奏為糾劾事嘗謂致治以簡賢為要任官以舉職為良淑慝不明勸懲何在比者權奸播弄法紀紛更事既不經人多僻弛間有迂踈之士政體未諳甚至貪鄙之徒官箴罔顧茲惟

聖明繼統聿新化理之機萬國來

朝肇舉黜幽之典一時罷斥雖已精嚴凡在存留尚餘瘝曠揆之公法合示戒懲切照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順天府等府州縣山西等處行太僕寺苑馬寺塩運使司宣慰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張恩等祿位均叨忠勤罔著任藩垣

鮮旬宣之政司憲度之激揚之風治都而易牧

不知宰邑而漁獵為計鹽法大壞

國用易資馬政全隳軍需焉賴遊戎孤其撫御參

幕闇於勾稽　詔令雖須奉行未至

憲章具在瘝格少脩以致災異頻仍寇盜間發封域

因而多事民瘼為之靡寧矣

朝者罪固當加在任者責以難逭若非大彰

國法無以伸振官常伏望

皇上煥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先將来

朝各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仍將在任官員通行

各該巡按御史查提究問庶懲往迨痛責來效

收廉平之政以長醇厚之風緣中間干礙京官
及在方面五品以上官並土官土人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他每玩法誤事本當究治且都饒
這遭着回去好生守法循理撫綏百姓未完的
事務各完了

南京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林若周謹

題爲戒俘成以圖長治久安事臣聞去歲山東盜起[illegible]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致至失利兇燄熏熾隨處戒嚴至有以厪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來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厰集地方勦絕殆盡人心始得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瘡定思痛豈不寒心曩日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雖無一生全但兵民死

于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千萬民財没于劉六劉七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千萬猶曰以是爲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倖况於兵哉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日盖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靖於無事之當圖知爲吾地方之梗不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子爲之也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爲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

鎮守之徵求者又不止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豪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

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　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則亦庶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心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剥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下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皆無籍小人為之分投舉借以成之耳是以奏帶祭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軌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

各多取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
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為乘此盜
賊方息之初貪官汚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
取田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
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言及此者而
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故養
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
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為
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勅各處廵撫廵按備查鎮守府衆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錐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抑債主也其跟隨軍伴錐有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著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使積年在内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提問今後遇有盗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加黜罰則一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心於臨事孰若預究其本源與其徼幸萬一之為得謀孰若曲突徙薪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此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若徒取必於幸者又況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為必以幸而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舉哉臣踈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矣但去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嘉靖二年閏八月　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邵錫等謹
題為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事臣伏覩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欵內開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
造兵部驗過方許支糧又一欵內開以後年分
還著巡視科道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
會計以免冒濫欽此遵行欽遵間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朦朧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
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四衛勇士旗
軍人等虛掛名額冒濫食糧乞要照例查驗以
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拿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霸上等十九馬房遞年虛增馬數冒支
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浪費并將太監閻
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
竊謂
陛下當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嬖倖拒忠
言至於若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
聽而明亦莫不以偏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讜進
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分也古之大聖
莫如堯舜猶必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來天下
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illegible]信趙

高漢元帝偏信石顯是皆不以天下爲耳目而以近習爲耳目以致姦生帷幄禍稔蕭墻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則後世爲人君者誠能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中官欺蔽之患耶仰惟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逐一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明旨成法具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谷大用等竊

弄威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軍無慮數千侵尅錢動以萬計囂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莫不延頸望想太平夫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首先沮撓恣為欺蔽妄

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夫令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今

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

移其令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言遽

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

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

妄為事事違背其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

該部大臣懇切執　奏科道等官交章力爭其

心惟欲

陛下遵　明旨以昭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

生民計為　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旨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沮橫議

易入而難回耶且天下之事出於一己者謂之

私合於衆論者謂之公前項清查軍馬錢糧之

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閻洪等獨以為不可行今一言為主衆議難移豈以在廷群臣之見不如閻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嘗反覆思之不得其說將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計省草料折銀共計二十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節省民財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虧耗浪費日甚則生民由此困窮將來公私告竭咎將誰歸不可謂無害也由是而觀則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

宜之法決不可寢矣夫以不可信而信不可罷

而罷則是踵　先帝之弊政違

孝宗之成法狥左右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

之所未諭也夫人君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

耳目也人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須股肱耳

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于大臣科道之言一切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

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無所用其聰

明

陛下孤立于上將誰為治乎臣等嘗讀書曰慎厥終

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道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
與也自古人君未有[illegible]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亦
未有與治而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曆服之初政令得失所關　社稷安危
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費以足
國節財以裕民斯爲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也今
乃不以前車爲戒猶蹈其覆轍竊恐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也臣等以爲
陛下固大有爲之君豈宜有此是必太監閻洪等怙
寵恃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爲當然而不知
國用之匱乏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爲得計而不知

生民困苦之所當憂乃敢欲踵姦貪肆爲欺罔
以故夤緣左右親信之人揑寫 旨意蒙蔽
朝廷使 聖明不得一覽 内閣不得與聞不然
何 清明之朝而有此壊亂之事乎既竊
陛下之富貴又弄
陛下之威權誤 國欺 君莫此爲甚迹其情罪死
有餘辜曾不思自来權姦蒙蔽身不免於誅竄
則亦何利之有况今 改元之初風霾大作日
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固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脩省以謹初服然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

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問於群臣曰
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是
也今 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
覺悟早去竊恐聰明日蔽下上惡政日加于下
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是此臣等所以夙
夜憂懼而不能已于言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公議斷
自 宸衷明以燭姦剛以去惡將太監閻洪及
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
宦官欺 君誤 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幷將四

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糧俱照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詔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內閣議擬然後批荅不必從中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倖敢有仍前沮格忠言不得上達許臣等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多門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姦庶幾天變可彌休徵可致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若果聖心難悟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未至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嘉靖元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

工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爲不避煩瀆乞裁濫役以節京儲以光
聖治事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
人等復收應役奉　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
用役這人匠七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糧兵部
知道欽此臣等叅詳累日遽欲抗言然前疏盡
矣而
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爲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
新政將來　聖心悔悟復罷臣等以不言臣等瘝官
之咎無所於逭雖追悔無及矣是以欲罷而不
能默也且此等人數襍沓不齊或市井遊食之

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乙名以逃人而詭充子姪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 內府驕炫鄉隣身不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而謂之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 朝廷不覺逺

陛下登極之初盡行祛滌仰頌

蓋 天祚我 國家而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能繼與不善等頌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輙憂必可[illegible]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于

陛下者哉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䖏繁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　君近而地親知禮而守法夫　君近而地親則形疎迹遠者恒多覬望幸其啓釁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興作必皆以浩繁為辭以缺人籍口便益所在誰肯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

陛下之側自此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曰水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

特體　國之意但稱洪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立於前者甚善而末流之弊難保其不無典貽於後者當遵而通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咨怨不息縱有經傳明文何補於治即今　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篆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既開焉有紀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為人作俑以叢天下後世之責哉其必此等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致該監不察而遽賣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廪謹

題為懇乞　聖斷議處　王府牧地以飭防禦以裕

事臣近巡歷固原﨑校兵食查得海剌都地方

有武昌護衛千戶所見在官軍七百四十有奇

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

專供　楚府牧養歲費俸糧幾及三千隨查該

所建設撥給緣由頃畝孳牧數目據各委官報

牧地向隷　王府州衛並無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剌赤一百五十

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半箇城三百餘里中雖

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約荒

孰不下二萬餘頃保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
官一員經收馬十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
五十駄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孳牧等因臣惟
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群牧蓋　王皆握兵兵必資
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
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遥設一所於窮邊之重地
該所官軍既不孳牧乃尚被數百以群牧之虛
名此於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墾
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及四五百金至於科
差輕省禁網濶疎則爲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

其幾百千計也此於利害又不相權矣夫
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損數千石之儲
以養牧卒將以畏親而其實乃為蚍蜖膏脂將
以蕃牧而其實乃為逋逃淵藪此豈
聖祖賜予之意亦豈 楚王節度之宜哉況臣觀海
剌蘇地方接連靖虜窩邇松山虜巢虜之窺伺
浮游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剌
楚之制馭識察甚難即今該鎮亦常為此地分布
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
防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
其束之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

慮或易小之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句結之
虞外防一隳內地俱搖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利倘固原一蹈其不
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臣私憂過計竊
以為該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收之以入兵餉
以母養後患在　楚府以當獻之以助兵餉以
豫杜後憂如蒙　勑下該部轉行總督衙門將
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
仍將該所革去武昌護衛名色改為海剌都守
禦千戶所庶乎軍政有統而邊防可飭年例可
省而兵餉亦裕矣蓋臣聞嘉靖中

秦府膂請河堧地曰

高皇帝以賜先臣也尚書梁材執奏不可曰陜西外
洪四鎮內奉　四王視　國初生産物力千萬
不侔豈得空地更給　藩府秦之請地稱引
祖恩以其邇封也尚不之許而況於楚乎故雖以義
斷之似無不可矣又臣觀嘉靖以來
諸賢藩或發帑助工或辭祿助餉莫不憂先大計
楚之富固天下稱最其賢亦天下推先也臣意其
感特效誠雖在重利亦當不措而況於牧地乎
故以理度之亦必無不可矣再照固原一鎮控
制三邉而環鎮內外莫非莊牧其明擅公家之

利而陰為地方之患者多矣除
肅沐莊田與苑馬牧地先經諸臣建議外尚有
慶府群牧似亦當併議者查得韋州群牧所先年
欽賜草場一區坐落㭬子山邇來日闢日廣荒熟地
不下三萬頃而容納流徙亦不知其幾百人臣
向巡諸鎮凡告追逃軍逃民者大率苑馬窩占
為最而㭬子山即次之海剌都又次之而該所
官軍見在六百二十有奇歲費俸糧七千四百
餘石其所歲入不過十一是亦利害不權者也
該府國處河外地在國中似難輕議盡削而較
韓府之地少國貧

衛所之改租充餉則亦當稍為裁制以示公平臣愚以為韋州之官軍本為群牧而設則甲軍之糧餉亦當於牧地而取如蒙

聖斷准臣所議將前項牧軍比照屯軍事例於牧地內每名量撥一二頃以充月糧牧放之外照舊征操則在群牧不過捐一二千頃於二萬餘頃之中所捐不多而該鎮則省六百人以七千有奇之餉其益亦不少矣臣非不知奉揚

皇上厚叙之恩而甘心自取刻薄之議但籌

國計於詘乏之時不敢不謹而籌

二府於名義利害之較似亦不得不然伏乞

聖明矜察下大臣詳議如或可採

俯賜施行臣愚幸甚邊計幸甚

萬曆五年十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